

《顫抖女子，或我的神經歷史》：

能動性、書寫與神經科學定義下的身體

郭欣茹

中國醫藥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

近來在認知科學領域的探索已經改寫了過去行為主義的限制並同時見證了當代小說一個新(次)文類的出現，即神經學的敘述或神經小說(neuronovel)，意指傳統過去在心理分析的中之心智由大腦功能性所取代。藉由分析席莉·胡思薇(Siri Hustvedt)的大腦回憶錄(brain memoir)《顫抖女子或我的神經歷史》(*The Shaking Woman, or a History of My Nerves*)，本篇論文試圖探討作品中，曾經入圍2014年曼氏布克獎的人文學創作者，如何以自身經歷批判性地整合詮釋了大腦認知、身體感知與自我認同之間的相互影響與交互作用。作為一神經學敘述文本，《顫抖女子》推展了文學敘事、神經科學、疾病治療與作者自身的生命經驗的邊界前沿，重新詮釋人體因莫名之神經系統異常所導致的肉體與自身意識感知之異化經驗。論文首先透過凱薩琳·馬拉布(Catherine Malabou)「可塑性」(brain plasticity)的概念來理解，自黑格爾時期討論「可塑性」之意涵，不僅僅只包括「形式可變異」的特質，同時也隱喻了對抗改變或是消除任何可能形式頑固性之雙重特質。因此，在文本中的呈現，神經系統或是大腦功能的認知變異如何因著「可塑性」而反向形塑一種兼具被動接受性與創造反叛性的能動性，形成對於被建置形式或模式(constituted form or model)之不屈服。進而，扣合前項討論，接著亦探討作者如何將此種由可塑性所激發衍生之能動性，內化在「書寫」的策略技術中。胡思薇闡述書寫的日常過程作為一個策略，如何混同著外在偶發之異體作用力所導致的無法控制之身體顫抖，共同強化了她的自我意識。在此次文類大腦回憶錄作品中，「書寫」成為對神經異常化之兼容並蓄的載體，並由其衍化出不同於正常化常模型態下的能動性或認同。

關鍵詞：席莉·胡思薇、《顫抖女子或我的神經歷史》、大腦回憶錄、可塑性、能動性